

迈向专业化： 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时代脉搏与发展期待

岳涛 黄方 张小娟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胜任力作为一种结构性、复合性能力，是人们从事并胜任某项工作所具备的多元素养及能力的综合。《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的出台意味着“迈向专业化”成为新时期国家对于合格的国际中文教师所提出的最大、最显性的胜任力要求。进一步解读认为：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专业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专”，而是“国际+中文+教育”三位一体的“专业化”；从《标准》所传达的“胜任力”期待来看，这种“专业化”恰恰是多种知识专业化、技能专业化和其他能力专业化的“集成”，是“专业”基础上的“博通”；也是“博通”基础上的“专精”。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发展期待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r.v1i1.240>

2019 年首届国际中文教育大会的召开，以及 2021、2022 年颁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和《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标志着汉语国际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国际中文教育时期^[1]。两个文件的颁布，尤其是《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2]（后简称《标准》）的颁布，不仅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在新时期将迎来全新的发展局面，同时也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师资的胜任能力开始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对于今天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教师而言，《标准》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期待？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国际交往日趋深化、国际局势日渐复杂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的教师到底应该有着怎样的胜任力结构，才是行业最需要、时代最需要的和国家最需要的？这是一个亟待探究且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作者简介：岳涛（1988—），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教育哲学、中国哲学、跨学科研究；黄方（1990—），黄冈师范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教师教育；张小娟（1991—），黄冈师范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教师教育。

一、“胜任力”与“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

（一）胜任力

“胜任力”原本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常用概念，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曾率先以“胜任力”指标运用于外交官选拔。而率先提出著名胜任力“冰山模型”的学者、心理学家 McClelland(1973)认为，胜任力不仅包括显性的部分，也就是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很多隐形的部分，如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色与动机等；对于显性的部分来说，不仅是可以通过观察和测量，也是可以通过教育培训进行提高的；而对于隐性的部分来说，则更为复杂和不好捉摸^[3]。常规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胜任力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在针对某项职务或工作上的高效保质完成任务的复合能力。这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能力，而表现出多维性和结构性特征。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也倾向于认为，人们的智能不是一元的，其实是多种智能的复合。这些智能要素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内省智能与自然智能等。如此，则加德纳的所谓“智能”，不单是传统维度的“智力”，而表现出“智力+能力”的内涵张力。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拥有如上的智能要素，但不同的是，每个人在如上维度所表现出来的天赋、权重与侧重都是不同的，也因此不仅构成人与人之间智能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同智能素养结构的组合与搭配，成为这个世界上人们从事各行各业不同胜任力结构的逻辑基础。

（二）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

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也就是从事国际中文教育这一独特事业的教师或其他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胜任力。目前学界关于国际中文教师胜任力研究已有一定的探索，对于国际中文教育教师而言，到底应该具有哪些素养？汲传波（2023）认为，面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形势，增强国际中文教师的学科意识非常重要，要从增进相关教师身份认同、专业认同、学科认同开始，提高其专业素养^[4]；曹春静（2023）则对于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化素养^[5]的优化提出期许；此外，除了传统的中文与外文素养外，国际中文教师的国际化素养^[6]、信息素养^[7]、国际理解素养^[8]、研究素养^[9]等多元素养被学者们重视和提及。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积极探索国际中文教师多元“胜任力”内在结构的建构及培养路径，面向国际中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建设，李小红等（2023）提出了包含 4 大维度（知识、价值观、态度、技能）和 7 大能力素养（跨文化交际、交流沟通、文化适应、实践行动、热点追踪、问题分析、跨学科分析）的“国际中文教师全球胜任力框架”^[10]。无独有偶，张袁月等（2022）也从“问题意识”“批判思维”“文化应对”和“有效参与”4 大维度以及“知识”“实践”“创造”3 个层面探讨了国际中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11]。除此之外，王陈欣（2022）探讨了国际中文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的培育和提高。^[12]而王添森（2022）^[13]、庞辉等（2021）^[14]则分别从欧洲、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需求实际出发，讨论国际中文教师应具备的胜任力。

从已有研究来看，自 2019 年以后，关于国际中文教师的素养及胜任能力研究逐渐被学界所重视，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状况。但总体数量不多，研究整体处于有意识探索的初级阶段。这些研究表明，国际中文教师的胜任力表现出很多个内在维度，并凸显出情境性、时代性与实践性。进一步梳理、整合这些内在维度，使其凸显出时代所期许勾勒的内在结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站在前沿视角深化认识和解读《标准》，也有望为《标准》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提供思路。而在关乎“国际中文教师胜任力”的核心问题上，有一些研究已经提出了一定的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的核心要素，但从中长期看来，还期待走向深化与体系化。

二、迈向专业化：基于《标准》的解读

（一）专业理念凸显胜任力的复合性与结构性

两个《标准》的出台，尤其是《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的出台，可以说对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师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期待和要求，而鲜明地表现出“专业化”的胜任力导向。《标准》提出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能力所应秉持的 6 大理念，它们分别是“师德为先”“素养为基”“学习者为本”“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注重合作”与“终身学习”（自《标准》）——暗示这种“专业能力”是包含了道德、素养、能力、观念、态度、行动在内的复合性结构能力。它不仅从大体上确立了国家对国际中文教师高尚师德及职业道德、扎实的知识技能基础、先进的现代教学理念、跨文化交际能力、合作的态度、持续自我提高的意识和行动在内的应然要求（如表所示）；也意味着《标准》对这种胜任力有着极高要求，应当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简单具备一两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状况。而且，这种知识、技能、理念、行动等方面的要素并不是松散的无联系的数量拼接，而应该是自然的有机的内在的融合。

《标准》6 大理念	对应胜任力内涵
师德为先	道德
素养为基	素养
学习者为本	观念
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能力
注重合作	态度
终身学习	行动

（二）《标准》内容凸显对胜任力“专业化”的显性要求

《标准》的出台，尤其是内容体系的建设，凸显了国家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力量“专业化”发展的显性要求和导向。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师资的专业能力之内容，《标准》提出了相应的 5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展开分条规定、陈述和建设，以此构成国际中文教育专业能力标准体系。而 5 大一级指标中，最显性的概念标识都有“专业”作为前置定语，凸显出对于胜任力“专业化”的强调；它们分别是：“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技能”与“专业实践”。而其中每一个一级指标下属几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专业要求。从《标准》的两级甚至三级专业指标的建设体系来看，国家对于国际中文教育从业教师的能力素质要求是清晰的，也将必然走向“指标化”“具体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例如：在一级指标“专业理念”下设 2 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职业道德”与“专业信念”；而在二级指标之下，我们会看到，《标准》对师德的要求，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思想道德及教师职业道德，更是进一步细化到“国际中文教育”这一独特行业所应具备的德性与修养。如在“职业道德”之下，要求“2. 了解任教国家、地区和学区的语言教育政策和法规，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执行”（内容自《标准》）；在“专业信念”之下，要求“3. 具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任教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内容自《标准》）。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这两条条款已经将国际中文教师对于不同国度政策法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遵守和包容心态都



延申和涵盖在“职业道德”之下，与普教一般性教师职业道德，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都说明，《标准》规定下的教师专业理念，具备符合其自身专业特色与行业特殊性的“专业性”。

（三）专业建议凸显规范化、标准化与职业化建设决心

此外，《标准》还从“教学指导”、“师资培养与培训”、“人才选拔与认定”、“专业与职业发展”诸维度提出专业建设的建议。意味着在《标准》指导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将从专业化的视角展开行动，并以专业化的体系展开体制建设，使相应各项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与职业化；并进一步推向国际化，建立起由中国所主导、引领和建构的国际中文教育的“世界标准”。例如，《标准》“6.3 教师专业能力认定”指出：

“《标准》的框架、内容和描述方式为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考试及认定提供了评价的内容和重点，能够为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认定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程序、证书类别等（遵照附录 A 的规定）。”

（内容自《标准》）

从该条目来看，《标准》并不仅限于对于从事教职人员的能力规定，更是要求从人才选拔认定、考核评价的角度，形成我们自己的专业评价标准及行业准入标准，使得国际中文教育在人才源头上走向正规化与专业化；结合另外三条目所规定内容来看，《标准》的建议是“多位一体”的，它规定了国际中文教育从人才的教学与培训、选拔与准入、职业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主动性与主导性，也因此进一步保障和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整体事业的专业化进程和职业化进阶。

三、胜任力的追问：怎样的专业化？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胜任力”的内在是具有复合性与结构性的，而“专业”则意味着在某种单向度的领域里的拔尖与深入，似乎它与“专业化”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冲突。然而，这种情况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前面，就不再冲突和矛盾。因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本身就是一种复合型事业，它注定了国别的复杂性、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交互性、以及内在关系的多线性集合于一身；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考察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时候，对其专业化有一个全新而立体的认知。

（一）“国际 + 中文 + 教育”三位一体的专业化

国际中文教育，就其自身概念所能涵盖的内容及其事业所关涉的维度而言，其预期师资的胜任力至少应该包含“国际能力”“中文能力”及“教育能力”3大方面；而从专业化的发展要求来看，其必然且应然地向这三大维度延申和展开。

首先，专业化的“国际”能力，这意味着一个能够胜任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合格师资，他/她首先应该是一个专业的国际交流家。有学者指出：“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推动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面向全世界开枝散叶，更要求高等教育真正实现国际化。”^[15]那么在其背后，不仅仅是内容走向世界，更应该是由具备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人来推动相应教育事业的国际传播；其专业人员应具备能够与不同国度、民族、语言、宗教、人种、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当然，这其中天然地包含了专业外语的掌握、对于相应国家民族风土人情、文化背景的理解，以及与他们无障碍沟通交流的能力。

其次，专业化的“中文”能力。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这意味着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合格师资，他/她不仅应该具备专业的中国语言文学素养，还应该有着专业的“文字 + 文化 + 文明”^[16]的核心素养。“中 + 文”的概念组合，不可以止步于“汉语”“华语”的扁平化理解，“中”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意志的在场，也天然地暗示“中华”的文化谱系归属；而“文”不仅仅只是“文字”“语言”的外在形式，更是涵盖了“文化”与“文明”的价值内核。在国家高度提倡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老师们还应该具备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掌握^[17]，在其作为一名中文

语言专家的同时，还能扮演好一位专业的中国文化学者和中华文明使者的角色。

再次，专业化的“教育”能力。这意味着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合格师资，他/她还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教育家。他/她不仅应该具备基本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与管理等教育专业基础和常识，还能够秉承“教育家的精神”^[18]，以专业化的能力，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安排合适的课程，展开富有活力的课堂，使得来自不同国度的学生能够志于中文的学习、乐于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化的學習，感受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魅力。

（二）“专业”基础上的“博通”：多种知识技能专业化的集成

国际中文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和内涵的复合性告诉我们，这项事业/专业/职业所需要的胜任力，必然要涵盖对于多种知识、技能、观念、行动力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些知识技能等每一个具体方面，都必须是“专业化”的，且缺一不可。故而，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所要求的专业化，并非“一专”的专业化，而是专业基础上的“博通”和“集成”。这种“集成”相当于我们去组装一台最先进的计算机，它大到每一个大宗配件如CPU、主板、内存、显卡及与之配套的输入输出设备，也小到每一个元器件，芯片等，都必须是在其自身硬件专业标准里最先进且兼容的，更要求它组装成型后，所安装的软件操作系统也是最专业且先进的。如此，才最终成就这台计算机的先进和专业化。而在整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空间上小小芯片的差错；或者时间逻辑上安装程序的失误，都会影响到其复合性能的实现。

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多种知识技能专业化的集成正是如此。假使一个在阿拉伯国家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师，他/她首先应该熟练掌握专业的阿拉伯语言文字，能够流利地进行口头语或书面语的交流；除此之外，他/她应该具备良好的中文母语的专业能力以及两种语言之间译介、编码解码与灵活切换的能力；此外，他/她可能还需要清晰地掌握所在国家的文化风俗及宗教习俗，能够在日常交流中熟练地规避一些政治、文化、宗教乃至生活方式的忌讳；甚至于，如果身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他/她还需要有健康的体魄、自然及社会适应能力乃至陌生环境的自我保护和生存能力……这一切，都不是只掌握某种单一的外语，或具有某项单独的能力所能够胜任的；他/她必须在上述每一个方面都能够达到高度的专业化，才能够真正的堪当此任。

（三）“博通”基础上的“专精”：复合能力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国际中文教育的特殊性

胜任力作为一种复合性结构能力，虽然要求多种专业素养及能力的“集成”，但这种“集成”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也不是内在结构的等比例机械拼接；而是有机的、自然的立体呈现。人们经常会用“六边形战士”来形容某一类知识能力比较“博通”的复合性人才，但这个“六边形”事实上也并非“等边等角六边形”，而是素养能力象限图表中，具备个体差异性的综合能力自然呈现，是领域有所偏重和“拔尖”倾向的“六边形”。这在根本上也符合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对于复合性人才的合乎现实的期待。

对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师资力量而言，一方面期待他们能够很好地适应跨国别、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社会背景、跨学科、跨地域的工作内容和环境背景，具备立体多面向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也同时期待他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在某一个领域或维度，具有独当一面、与众不同的特殊能力和天赋特长。也就是说，这种专业化的胜任力还要具备“博通”基础上的“专精”特征。这种“专精”必须紧紧围绕着国际中文教育的特殊性而“拔尖”出来，比如说具备如下能力的一种：超强的跨母语交流能力、强大的教育感染力、超强人格魅力和“吸粉”能力、复杂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强大的推介表现力、过硬的才艺才华加持力等等……在博通基础上的进一步拔尖与专精，能够让具备该胜任力的教师在一般性师资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得从业者不仅可以胜任一般性的工作任务，也可以在一些独特的领域，特殊的国家和场合，运用不一样的方法，做出不一样的业绩，从不同方面多样性展示国际

中文教育的风采,以自身过硬的实力,为新时期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增光添彩。

结论与展望

《标准》的出台预示着国家对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人员胜任力提出更高要求。从对于《标准》的解读来看,“迈向专业化”是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必然走向的显性趋势。无论是《标准》的要求,还是近些年基于学界学者们对于教师所应有的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探索,都已然跳出单纯追求“语言胜任力”或“国际交流”等传统维度,开始表现出对于多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多维专业能力的诉求,这不仅要求多维“专业”基础上的“集成”和“博通”,也期待复合“博通”基础上向国际中文教育独特领域的进一步“专精化”发展。从本研究对于已有研究的梳理来看,面向未来的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在新的时期还将表现出对于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新事物运用能力素养、国际化传播^[19]的诉求,以及能够及时适应新事物、新变化的能力。除此之外,如何在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中有特色地表达、呈现、传播、诠释好这个“中文”,“讲好中国故事”^[20],是“博通”基础上所应突出“专精”之处。而这一点,即作为本研究对于未来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的展望,也将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概言之,新时期无论是国家对于国际中文教师们胜任力的发展期待,还是日新月异的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交流的形势对于教师们提出的考验,都要求我们立足现实之土壤,仰望理想之星空,养成符合国家需求和国际中文教育现实需求的胜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及国际交流事业。

基金项目

2023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基于外派归国孔子学院教师群体的国际中文教育胜任力结构研究》编号:23YH31D;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国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困境与治理策略研究》(20Q144)。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张新生.关于《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运用和发展的几点思考[J].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3,8(01):33-41.
- [2]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发布.2022年8月26日实施,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T/ISCLT 001-2022)
- [3] 陈国海,晏培华.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员工培训体系构建——以“KSA”到“KS3PWH”培训内容结构模型为例[J].人才资源开发,2022,(01):81-84.
- [4] 汲传波.增强国际中文教师学科意识的若干思考[J].大学与学科,2023,4(01):48-57.
- [5] 曹春静.数字化战略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汉字文化,2023,(03):86-89.
- [6] 张彧彧.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之基——新时代高校国际中文教师国际化素养反思[J].社会科学家,2023,(02):141-147.
- [7] 何亚桃.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国际中文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路径[J].中国军转民,2023,(06):95-96.
- [8] 邓雪梅.国际中文教师国际理解素养培养现状与改进策略研究[D].西南大学,2022.
- [9] 郑雯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素养提升研究[D].山东大学,2022.
- [10] 李小红,赵安博,章静.国际中文教师全球胜任力框架构建[J].教师教育学报,2023,10(03):16-25.
- [11] 张袁月,陈纪宁.国际中文教师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内涵、挑战及路径[J].高教论坛,2022,(04):12-17.
- [12] 王陈欣,宋柯,金慧,等.基于远程教学的教师数字胜任力发展路径——以国际中文教师为例[J].

- 现代教育技术,2022,32(07):57-65.
- [13] 王添淼,刘薇,赵杨.欧洲《教师语言教育能力指南》及对国际中文教师标准的启示[J].汉语学习,2022,(01):77-84.
- [14] 庞晖,李惠文,黄秀秀.美国中小学优秀中文教师胜任特征[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02):72-79+88.
- [15] 刘征.国际中文教育与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以宁夏医科大学来华留学生培养为例[J].高教学刊,2024,10(33):143-146.
- [16] 王庆环.语言文字:文化发展繁荣的载体[N].光明日报,2012-07-04(014).
- [17] 祖晓梅.文化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国情教学参考框架》解读[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03):26-35.
- [18] 陆道坤.教育家精神研究的为何、何为和如何[J].大学教育科学,2024,(05):36-45.
- [19] 周琳.国际传播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路径的现实问题及建议[J].对外传播,2024,(07):40-44.
- [20] 冯立.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究[J].汉字文化,2024,(18):89-91.